

佛陀的啟示

譯者 顧法嚴
作者 羅睺羅·化普樂



羅睺羅·化普樂著
顧法嚴譯

佛
陀
的
啓
示

序

我們今天所住之地球，正一天一天地在「縮小」，任何一個角落的事件都會影響到全世界。今天東西和新舊各文化間之接觸與激盪，使得每一個有思想的人不能不睜大眼睛四處看一下和比較一下，對他自己素以爲是的「天經地義」之大道理，作一番客觀的檢討和反省。人皆知「無知」之害，但不徹底的知，有時卻比「無知」更爲有害。不徹底的知或假知常爲導致失敗的主因。古今中外多少興衰成敗之關鍵，每繫乎知之徹底與否。徹底的知大都是在劇烈的激盪和沖擊下，由痛苦的反省和深究中得來的。

今天我們所居住的也許不是一個很和諧、很快樂的世界，但卻真是一個大激盪和大交會的時代。在此無情的沖激下，我們的眼界與了解，在某些問題上，較過去的古賢應更爲廣大和客觀，更接近那徹底的知。

佛法起源於印度，流播東亞各國達二千年以上。但過去因爲交通不便，各

地區的佛法皆各自為政，自是其是，結合其當地之文化與社會之種種因素而自成一系統。中國、西藏和斯里蘭卡三個佛教系統之巨大差別，就是此一事例之最佳說明。

現在空間縮小了，交往密切了，佛法如果能表現其價值於全人類，能擔負起「未來的世界宗教」之重任，第一件要作的事，就是要增進各佛教系統間之彼此了解，及綜合各支教法之所長，融匯而成爲一個新的晶體。這是過去難以做到的，但今天卻可以做到。

站在宗教的立場上講，我們的智慧和知識，無論如何進步或廣大，都絕不能超過佛的知見和境界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不能在「正統佛法」以外更能發現甚麼新奇的東西，最多只能對佛法作一些較新的解釋表達而已。舉例來說，過去講「自性空」的道理，大都限於形上學的範圍，今天我們卻可以用科學、心理學，甚至社會學來闡明自性空的道理。過去唯識學，沒有近代的實驗心理學之種種資料及深度心理學（Depth Psychology）之觀察以爲佐證；今天我們卻可以左右逢源，利用這些成果來新詮唯識佛法之業感緣起。在研究世界歷史及

文化後，更能促醒吾人對此一基本教義之清新的認識——這只是舉幾項有限的事例而已。

因此，今天的佛學家似乎應該致力於下列兩項工作：第一、如何融匯各佛法系統之一切所長。第二、如何將不變和不朽的佛法教義，加一新的解釋和表達，以適應今日之急需。但了解一個佛法系統及略具現代智識，已屬窮畢生精力之事，這樣大的目標，怎能達到呢？誰能做到呢？答案是，這不是一個人的事，而是大家的事；不是朝夕的事，而是年月的事。

本此宗旨，我們想先做一點，是一點。因此，和沈家楨兄在美國佛教會贊助下，發動了翻譯英文的佛學名著及有關佛學的重要書籍成為中文的工作。

顧法嚴先生所譯的「佛陀的啓示」一書，就是屬於此項工作之一部分。正在翻譯中的還有 *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*, *The Method of Zen, Buddhism in Translations*, *The Religion of Men*, *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*, *A History of Buddhism*（射藝中的禪、禪之方法、佛典選譯、人類之宗教、心理分析與宗教及佛學史）等書。

翻譯這些書的目的，是要介紹一些非中國佛學系統較有價值的佛學書籍。

近年來佛學日漸西渡，對西方之宗教及學術思想起了相當大的影響。西洋人治佛學或修佛法，因為是站在傳統外的，常有「旁觀者清」的利益，加上他們毫不客氣的批判精神及死鑽功夫，近年來對佛學之認識及造詣實不可輕視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：他們接受佛學思想，不是僅從某一特殊佛學系統來的，而是多方面的，中國、日本、西藏及南傳各佛教系統的佛學，都被他們所採取和吸收。因此他們對全盤佛法之當代價值（contemporary value），可能比我們更了解得深刻些。西洋學者對佛法的解釋及看法，雖亦常有錯誤及曲解，但大體說來，因為是從「現代」、「比較」及「批判」的觀點出發的，所以畢竟不太一樣，最少亦能令人有點清新及警惕的感覺，這是我們翻譯西洋佛學名著的主要動機。

上列的這幾本書籍，都是較淺顯及受一般讀者所歡迎的，值得我們參考和比較。依我個人的意見，Rahula 先生的「佛陀的啟示」一書，實在是闡明南傳小乘佛學教義之最簡明有力的一部書了。

無論在中國、西藏、印度或斯里蘭卡的佛法系統中，此書都於「難能可貴」四字當之無愧。此書立論謹嚴，據典明實，深入淺出，把許多隱晦和枯澀的課題說得非常生動及有趣。這實是最好的一部「小乘佛學導論」了。老實說，今天在中文佛學裡，還很難找到這樣的一部書哩！這是一位近代人，用近代的口語（Vocabulary）對小乘佛學作新解釋和新表達的一個好例子。

法嚴先生的譯筆信實暢達，使此書更爲增色不少——顧先生在公餘百忙之暇，能抽空譯成此書，實在是值得我們感謝的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周宣德先生對此事之各種努力與襄助。這一計劃之推動及實現，及此書之完成，確是在大家發心及衆緣和合下達成的。

中華民國
五十七年三月

張澄基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

佛陀傳略

佛陀，姓喬答摩，名悉達多，西元前六世紀頃生於北印度。父親淨飯王，是釋迦國（在今尼泊爾境內）的君主。母后叫做摩耶夫人。根據當時的習俗，佛在很年輕——才十六歲的時候，就和美麗而忠誠的年輕公主耶輸陀羅結了婚。青年的太子，在皇宮裏享受著隨心所欲的奢侈生活。可是，突然之間，他見到人生的真相和人類的痛苦，就下定決心要找出一個方法，來解決這遍及世間的苦惱。在他二十九歲那年，他的獨生子羅睺羅剛出世不久，他毅然離開王城，成爲一個苦行者，以尋求他的答案。

苦行者喬答摩在恒河流域行腳六年，參訪了許多宗教界的名師，研習他們的理論與方法，修鍊最嚴格的苦行。這一切都不能使他滿意。於是他放棄了所

有傳統的宗教和它們的修鍊方法，自己另闢蹊徑。有一天晚上，坐在尼連禪河邊佛陀伽耶（在今比哈爾邦內伽耶地方）一棵樹下（這樹從那時起就叫做菩提樹——智慧之樹），喬答摩證了正覺。那時他才三十五歲。之後，人家就都叫他做佛陀——覺者。

證了正覺之後，喬答摩佛陀在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（今沙納特地方），爲他的一羣老同修——五個苦行者，作第一次的說法。從那天起，凡經四十五年之久，他教導了各種階層的男女——國王、佃農、婆羅門、賤民、巨富、乞丐、聖徒、盜賊，對他們一視同仁，不存絲毫分別之心。他不承認社會上的階級區分。他所講的道，對準備了解並實行它的一切男女，全部公開。

佛陀在八十歲時，逝於拘尸那羅（在今烏塔卜拉達希邦內）。

今日佛教已遍及斯里蘭卡、緬甸、泰國、柬埔寨、寮國、越南、西藏、中國、日本、蒙古、韓國、印度某些區域、巴基斯坦、尼泊爾以及蘇聯等地。全世界佛教徒的人數已超過五億。



目 錄

佛陀傳略	一
第一章 佛教的宗教態度	一
第二章 四聖諦	二九
第三章 第二聖諦：集諦——苦之生起	五三
第四章 第三聖諦：滅諦——苦的止息	六三
第五章 第四聖諦：道諦	八一
第六章 無我論	九一
第七章 修習：心智的培育	一二三
第八章 佛的教誡與今日世界	一三九
附 錄 本書常見佛學名詞淺釋	一六一
本書內容更正啟事	一六七

第一章

佛教的宗教態度

在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中，佛（假使我們也可以用世俗所謂的宗教創始人來稱呼他的話）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導師。他自承只是一個單純的人類，不若其他宗教的教主，或以神靈自居，或自詡為神的各種化身，或者自命受了聖靈的感動。佛不但只是人類的一員，而且他也從不自稱曾受任何神靈或外力的感應。他將他的覺悟、成就、及造詣，完全歸功於人的努力與才智。人，而且只有人，才能成佛。只要他肯發願努力，每一個人身內都潛伏有成佛的勢能。我們可以稱佛為一位卓絕羣倫的人。因為他的「人性」完美至極，以致在後世通俗宗教的眼光中，他幾乎被視為超人。

依照佛教的看法，人類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。人是自己的主宰，在他上面再沒有更高級的生靈或力量，可以裁決他的命運。

「人應當自作皈依，還有誰可以作他的皈依呢？」——註：佛曾經這樣說過。他訓誡他的弟子們，當自作皈依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求皈依或援手。——註：他教導、鼓勵、激勸每一個人要發展自己，努力自求解脫；因為人的努力與才智，足可自解纏縛。佛說：「工作須你們自己去做，因為如來——註：——只能教你

們該走的路。」（註四）我們把佛叫做「救主」，意思是說，他是發現以及指點我們解脫之道——涅槃——的人而已。這道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去踐履的。

在這條責任自負的原則下，佛的弟子們是自由的。在《大般涅槃經》中，佛說他從不想到約束僧伽（和合僧團）（註五），他也不要僧伽依賴他。他說，在他的教誡中，絕無秘密法門。他握緊的拳中，並沒有隱藏著東西。換言之，他一向就沒有什麼「袖中秘笈」。（註六）

佛准許他的弟子們自由思想，這在宗教史中是向所未聞的。這種自由是必要的，因為，根據佛的話，人類的解脫全賴個人對真理的自覺，而不是因為他順從神的意旨，行為端正，因此靠神或其他外力的恩典，而得到解脫以爲酬庸。

佛有一次到憍薩羅國一個叫做鞞舍子的小鎮去訪問，那鎮上居民的族姓是迦摩羅。他們聽說佛來了，就去拜見他，向他說：

「世尊，有些梵志和出家人來到鞞舍子，他們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，而蔑視、非難、排斥其他教義。然後又來了其他的梵志出家人，他們也同

樣的只解說弘揚他們自己的教義，而蔑視、非難、排斥其他教義。但是對我們來說，我們一直都懷疑而感到迷茫，不知道在這些可敬的梵志方外人中，到底誰說的是真實語，誰說的是妄語。」

於是，佛給了他們如次的教誡，在宗教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：

「是的，迦摩羅人啊！你們的懷疑、你們的迷茫是正當的；因為對於一件可疑的事，是應當生起懷疑的。迦摩羅人啊！你們要注意不可被流言、傳說、及耳食之言所左右，也不可依據宗教典籍，也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，也不可單看事物的表象，也不可溺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，也不可因某事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為實，也不可作如此想：『他是我們的導師。』迦摩羅人啊！只有在你自己確知某事是不善、錯誤、邪惡的時候，你才可以革除他們……而當你自己確知某事是善良的、美好的，那時你再信受奉行。」（註七）

佛所教的尚不止此。他告訴他的比丘們：弟子甚至須審查如來（佛）本身。這樣，他才能充分地相信他所追隨師尊的真正價值。（註八）

根據佛的教誨，疑是五蓋（註九）之一，能覆蔽人心，使不得如實見到真

理，並能障礙一切進步。疑却不是一種罪惡，因為在佛教裏沒有盲信這一條。事實上，佛教裏根本就沒有其他宗教中所謂罪的觀念。一切惡法的根本是無明與邪見。不可否認的是：只要有疑、迷惑、意志不定，就不可能有進步。但同樣不可否認的，在沒有確實明瞭之前，疑是一定存在的。可是想求進步，就絕對必須祛除疑惑；而祛除疑惑，又必須確實明瞭。

叫人不懷疑，叫人必須要信，是沒有道理的。僅僅說一聲「我相信」，並不能表示你已有了知與見。一個學生做數學題目的時候，到了某一階段，他不知道該怎樣演算下去。這時，他就生起疑慮與惶惑，只要此疑不除，他就不能進步。想進一步演算下去，他就必須解除疑惑。解除疑惑的門徑很多，僅靠說一聲「我相信」或是「我不懷疑」，並不能解決問題。強迫自己去相信與接受某些不了解的事物，是政治，不是宗教，也不是睿智。

佛爲人祛疑解惑，素極熱切。就在他圓寂前幾分鐘，他還數度要求他的弟子們，如果他們對他的教誡仍有所疑的話，應向他提出問題，而不要到後來再後悔沒有把這些疑問搞清楚。可是他的弟子們都沒有出聲。那時他所說的話極

爲感人。他說：「假使你們因爲尊敬你們的師尊而不肯提出問題的話，甚至有一個人肯告訴他的朋友也好。」（這意思就是說：他可以將所疑的告訴他的朋友，而由後者代表他向佛發問。）（註十）

佛不但准許弟子們自由思考，他的寬大爲懷，尤令研究佛教史的人吃驚。

有一次，在那爛陀城，佛接見了一位有名而富有的居士，名叫優婆離。他是耆那教主尼乾若提子（摩訶毘羅（註十一））的在家弟子。摩訶毘羅親自選派他去迎佛，和佛辯論有關業報理論方面的某些問題，想將佛擊敗，因爲在這些問題上，佛的觀點與尼乾若提子有所不同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討論的結果，優婆離却相信佛的觀點是對的，他老師的看法反而錯了。所以，他就求佛收他做佛的在家弟子（優婆塞）。但是佛叫他要急於作決定，要慎重考慮一番。因爲「像你這樣有名望的人，審慎考慮是要緊的。」當優婆離再度表示他的願望的時候，佛就要求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宗教導師們，一如往昔。（註十二）

在西元前三世紀頃，印度的佛教大帝阿輸迦（阿育王），遵照佛陀寬容諒解的模範，恭敬供養他廣袤幅員內所有的宗教。在他雕刻於岩石上的許多誥文

中，有一則至今原文尚存，其中大帝宣稱：「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，而菲薄他人的宗教。應如理尊重他教，這樣做，不但能幫助自己宗教的成長，而且也對別的宗教盡了義務。反過來做；則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墳墓，也傷害了別的宗教。凡是尊重自教而非難他教的人，當然是爲了忠於自教，以爲『我將光大自宗』但是，相反的，他更嚴重地傷害了自己的宗教。因此，和諧才是好的。大家都應該諦聽，而且心甘情願地諦聽其他宗教的教義。」（註十三）

在此，我們再加一句話，就是：這種富於同情、了解的精神，在今天不但應當適用於宗教方面，也適用於其他方面。

這種寬容與了解的精神，自始就是佛教文化與佛教文明最珍視的理想之一。因此，在兩千五百多年漫長的佛教史中，找不到一個佛教迫害他教的例子。佛教也從來不曾因爲弘法或勸人信佛而流過一滴血。它和平地傳遍了整個亞洲大陸，到今天已有了五億以上的信衆。任何形式的暴力，不論以什麼爲藉口，都是絕對與佛的教誡相違背的。

有一個時常被提起的問題：佛教到底是宗教呢？還是哲學？不管你叫它做